

怡人修心谷

□ 邵小武

游览

初识修心谷,若谒见庄周《逍遥游》之藐姑射山上的处子,若曹子建在洛水河畔邂逅神仙姐姐,灵魂在震颤中飘逸出几许多情与浪漫。尤其是在这初凉的清秋,天空无比清明,玄鸟在微风中双飞,带来满野的桂香,到处是诗与风景的江南。

华夏最甘美、最柔情的水莫过于太湖,围着这一汪汪雨水的,除了风情的岸柳,就是连绵的碧螺秀山。没有太湖的山水就没有江南的风水,就没有江南的繁荣烟景,就没有江南的绰约才情。风景佳绝处,总在“湖、山、湾”,修心谷就藏在太湖湾的怀抱中。她内敛、羞涩地躲在深谷里,遥遥地凝望着湖对岸红粉云集、五音错杂的拈花湾。恰似两位仙子,一位已身配贵人,正在举行热闹的婚礼;一位仍待字闺中,等待着她的白马王子。我与友人刘先生对她的初访,就是在几次寻问中才得以撩开她神秘的面纱。

穿过林荫大道及别墅群,来到了谷地中央一大片无遮无拦的大草坪,来自凡尘的枷锁瞬间自行脱落。或选一卧石,或择一凉亭,或据一秋千,或随意地落坐在绿茵上,你稍稍收敛松弛的心神,于是山谷的形胜就自然地进入了眼帘。东西北三面环山,东西两边仿佛透入湖,此所谓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北玄武也;留白之南,矗立着一大片错落有致、西洋风格的别墅,越过别墅群便是那脉脉有情、无际无涯的太湖水了。开放与

含蓄,精致与包容,涵得住云气,藏得住精灵,是天地间难得可觅的风水宝地。朝夕之间,湖水的精气从湖面而来,与山上云气、山中灵气相会,使宽广的山谷常常笼罩于缥缈之中,恍然桃源的神秘与自在,又别于桃源之几乎完全的隔绝与封闭。

人类从栖居到穴居,离不开山谷的怀抱。谷之灵性必源于水,水之汇聚则自成平湖。虽然在山谷中听不到淙淙的泉水,但修心谷还是拥有一片悦目悦神的湖水,它静静地躺在山谷的最低处,谷地的中央,敞开着胸怀迎接着八方的来水。那是个形似爱心的半月湖。管理此谷的谷主蒙先生说,那便是爱心湖,湖是天然的,只是稍稍修整了湖岸。湖是山谷的灵魂,因为有湖水的浇灌与滋养,山谷里的万物才会有如此生机与气象。你坐在湖畔柔软的草坪上,天光云影、湖光山色、别墅山庄、游人奔马……一一映照于湖水之中,如诗如画如梦中。一觉醒来,已是皓月当空,满天星辉,忽然音乐声起,从湖岸更宽广的草坪一边传来。只见一群年轻人在痛饮美酒,载歌载舞……使寂静的山谷里洋溢着青春的喧哗与诗情!

草坪向四周的山坡延伸,婚纱摄影基地、跑马场、野外烧烤营地等,一一展现在你眼前。在西北的一角,依靠着大山坚实的胸膛,散落着七座圆形的建筑,交错掩映在杂树丛中。金秋十月将临,小

屋下的一大片平坡上种满了粉黛,粉红色的辅展在大地上,唯美得无法形容。那便是网红七星小屋了。每座小屋皆建有宽敞的露台,供游人近赏粉黛,远眺太湖。假若你携家人小憩于此,昼赏谷景,夜数星星,必定怡哉融融;或与有情之人相会于此,执手相望,喃喃私语,必定美哉依依;或与朋友小聚于此,煮茶品茗,浅斟论道,必定乐哉悠悠矣!“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”,当你们夜深相拥而眠,四周安静得出奇,唯有你们的呼吸与湖水的呼吸、松涛的呼吸,息息相印。

半山腰建有修心阁,阁外建有三级露台。站在最高的露台上,可以更放肆、更无限地欣赏修心谷甚至太湖湾的全景,让这幅宏大精奇的山水画完全地装进你的心海。阁内的陈设与布置,朴素而宁静,是个清心寡欲、讲道布道的好地方,蒙先生强调这是所有人可以来修心的道场。蒙先生颀庭饱满,圆融性和,偏爱道家哲理;刘先生目光睿智,敦厚慈恩,擅长打通中西管理学;某人对《论语》亦略有窥探,唯学而已。于是儒道融合,中西互补,坐而论道,其乐无穷矣!

或曰:修心谷,其德在“谷”,吐生万物,造景怡人;其魂在“心”,舒身展体,清心安神;其道在“修”,登高望远,临湖鉴省。独行或伴行,自赏或共赏,皆可怡人怡心,乃欢乐长寿之福地也!

博物记趣——

虫声唧唧篇



蚂蚱 王继成摄

一起吃西瓜么?

□ 魏文丽

亲情

夏天总是炎热的,蝉鸣和蛙叫总是聒噪的,但是全家人一起吃西瓜的欢乐时刻让我对这个季节抱有期待。

常常是在傍晚,月亮微微探出头的时候,屋内的老落地风扇缓缓地摇着头,来回摆动,可是却解不了热。

屋外蝉鸣刚弱蛙声却起,吵得人心烦。我整个人都蔫蔫的,没有精神,平时活泼好动的弟弟也安静地和我并排坐着,偶尔百无聊赖地甩甩腿。母亲忙着收拾饭桌,父亲在旁边握着芭蕉扇,给母亲和自己扇风。

晚饭后到睡前的这段时间是难熬的。每到这时,父亲会神秘兮兮地笑着问我们:“一起吃西瓜么?”于是我和弟弟便振奋精神,蹦蹦跳跳地冲出门去,像是听到将军的命令而“冲锋陷阵”的士兵。

纵使夏日无风,我仍能感觉到耳边风儿的拂动。风带来了草木的清香和邻居家的饭香,我想这就是夏天的味道。

“慢点,慢点。”父亲母亲在我们身后远远地叮嘱。

“快点,快点。”我们在前方远远地催促。

我们是村口刘大爷的西瓜摊的熟客了,刘大爷在村口卖了很多年的瓜。刘大爷每次见到我们总会露出慈祥的笑容,他为人和气,卖的瓜又香甜,所以村里人总来他这买瓜。

父亲有一个“听声辨瓜”的诀窍:“你敲敲西瓜,如果声音沉重,那就是熟瓜,如果声音清脆,那就是生瓜。”我和弟弟听得似懂非懂,不过对不能掌握这个诀窍倒并不在意,因为有父亲母亲在,我们总是能吃到熟瓜。

我们照例挑了两只瓜,由我和弟弟分别抱着。抱着沉甸甸的瓜,我们自然是跑不动了,只能和父亲母亲一起踱步回家。

往往这时天已全黑,月亮也更皎洁了,我们很快回到了家。父亲找来菜刀将两只西瓜分别劈成两半,每人一半,用勺子挖着吃。西瓜香甜可口,清凉水润,将身上燥热的暑气全部消了下去。

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,边吃边聊。父亲母亲会话家常,我和弟弟则聊小孩子感兴趣的东东西,比如天上的星星有几颗?月亮出现了太阳去了哪里?邻居家小孩又捉了几只蟋蟀……

夜色浓得化不开,皎洁的月亮高悬天上,几颗星子忽明忽暗地在闪烁。我眼中的画面逐渐朦胧,最后化作漆黑一片。迷迷糊糊中,我感觉到父亲母亲把我抱回了屋里。我不愿醒来,因为我知道,明天傍晚,还会有人笑着问我:“一起吃西瓜么?”

往事如风。我对小时候的记忆早已模糊,但我与家人坐在院中一起吃西瓜的场景仍历历在目。它就像金粉,装点着我的童年。

旧履情深

□ 张芳

记录

这是我解不开的一个结:总是对旧鞋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心情。

每当穿坏了一双鞋,对着它左看右看一阵后,在准备扔掉的刹那,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有一根细细的绳子一牵,一下子就万般难舍起来。最后旧鞋自然被挽留了下来。

穿坏一件衣服或别的物事要扔掉它们时,好像就没什么感觉。扔了也就扔了,顶多在心里嘀咕一句:怎么这么快就旧了,就不合时宜了?大概是因为,旧衣不像旧鞋那样记载着我辛苦前行的身影吧。

面对一件旧衣,能够想起的,多半是自己穿着曾经光鲜的它结交了哪些新朋友,上了哪些咖啡馆,说了什么样的客套话,总之旧衣上记录的都是些外在的、不怎么往心里去的东西。

旧鞋就不同。看着眼前一双破旧不堪的鞋,是有种切肤之痛的,和旧鞋有关的往事也一幕一幕放映出来:为了做好某件事,自己怎样心思缜密地准备,怎样精神抖擞地上路,一路上怎样麻烦不断以至于好几次想走回头

路,后来思来想去又怎样坚持了下来……旧鞋上面,确实有我真实的、无法抹去的生命历程。

比如前几天我整理出来准备扔掉的那双黑色平跟旧凉鞋。它现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——两根鞋带彻底断了,鞋内磨破了一层皮,鞋根也磨掉了两个角,完全是一副尘满面、鬓如霜的模样。看着它,我就想起它陪伴我度过的那段日子——那个苦夏。

6年前的夏天,我被一家单位要求完成10万字的书稿,采访加写作总共只给我3个月时间。这是第一次写书,自然是一心求好,而时间那样紧,又免不了心里着急。唯有早早制订好进度表——我规定自己上午采访,晚上写作,每天铁定完成数千字。时值盛夏,有一阵气温高达36摄氏度,但上午还是照旧出门采访。这双刚刚新买来的凉鞋也就陪伴着我,日日坐着没有空调的公共汽车下乡,顶着烈日在乡村的石路沙路上跑来跑去。

有一回去乡下,因为跑得太急,竟然在汽车站检票处重重摔了一跤。一个衣冠楚楚的成年人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摔一跤是够狼狈

的,但那时也顾不上别人怎样看我,只想得迅速爬起来赶路要紧。却觉得钻心地痛,仔细一看,膝盖和脚踝处果然慢慢渗出血来。想找个地方包扎一下,但还是没去——怕耽搁时间,怕影响进度。好在后来伤口倒也没怎么疼,那天还是顺利走完了该走的路。

那回摔跤的事,我对谁也不曾提起过——即使对谁提起了,大概他也会很快忘掉吧。但我想那双黑凉鞋是不会忘记这一幕的,它会永远记得我那天一瘸一拐的样子,也记得那个夏天我走过的所有的辛苦路。它的憔悴不堪的容颜上,清清楚楚地留下了我生命某个时段的疼痛和欢乐。

家里保存的旧物实在是太多了,我不该这么感情用事,像开个私人博物馆似的再将这些旧凉鞋收藏起来。但是,我又怎能这样不念旧情,将一双记录了重要生命履历的旧鞋丢掉呢?旧鞋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甚至比一个最好的朋友还知心啊。

这样一想,我又用最轻柔的动作把这双旧凉鞋包了起来,藏在原先的鞋盒里。

旧事难忘,旧履情深。